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史铁生 著

别

人

但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袒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

——史铁生《随笔十三》

别



* T 0 3 9 6 4 5 *



人

史铁生 著

I217.2

34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人/史铁生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跨世纪文丛;第5辑/陈骏涛主编)

ISBN 7—5354—1459—1

I. 别… II. 史…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1678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电话:5837121)

(电话:7543220)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2.375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6 001—11 000 册

ISBN 7—5354—1459—1/I·1169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史铁生，男，汉族，1951年1月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赴陕西省延川县关家庄大队插队。1972年因病转回北京，住院治疗无效，双腿瘫痪。1974年始，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临时工。1981年后病情加重，回家疗养至今。病后学习文学创作，1979年始有作品发表。1986年始为北京市作协合同制作家。现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原罪·宿命》等，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好运设计》、《爱情问题》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史铁生作品集》3本。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些作品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国外出版。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天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避免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	谢 冕 (3)
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1)
小说三篇 ·····	(32)
钟声 ·····	(59)
第一人称 ·····	(72)
中篇1或短篇4 ·····	(87)
别人·····	(142)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161)
老屋小记·····	(236)
我与地坛·····	(256)
好运设计·····	(276)
我二十一岁那年·····	(296)
随笔十三·····	(309)
爱情问题·····	(328)
墙下短记·····	(339)
“足球”内外 ·····	(348)
私人大事排行榜·····	(361)
试说史铁生（代跋） ·····	汪政 晓华 (375)
附录：史铁生作品集简目·····	(384)

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X

有一部很老的谜语书，书中收录了很多古老的谜语。成书的具体年月不详，书中未注明，各类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这是现存的最老的一部谜语书，但肯定不是人类的第一部谜语书，因为此书中谈到了一部更为古老的谜语书，并说那书中曾收有一条最为有趣而神奇的谜语。书中说，可惜那部更为古老的谜语书失传已久，到底它收了怎样一条有趣而神奇的谜语，业已无人知晓。

书中说，现仅知道这条谜语有三个特点：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已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

书中还说，这似乎有违谜语的规则，但相传那确是一条绝妙的、非常令人信服令人着迷的谜语。

书中在说到这似乎有违谜语的规则时还说，人总是看不见离他最近的东西，譬如睫毛。

那究竟是怎样一条谜语呢？——便成为这部现存最老的谜

语书中收录的最后一条谜语。

A + X

要想回答譬如说——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我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我只能是我。因为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因为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可以把我扩大为“我”，即世界还是对一切人来说的世界，但就连这样的扩大也无非是说，世界对我来说是可以或应该这样扩大的。您可以反驳我，您完全可以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同时也是对您来说的世界。但我说过最大的难点在于我只能是我，结果您的这些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它又成了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您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不是像您认为的那样。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

如果世界注定逃脱不了对我来说，那么世界确凿是开始于何时呢？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到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窜了出去，一阵玎珊瑚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顶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的房顶上头和树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灰的房顶和红的房顶。树在冬天光是些黑的枝条，摇摆不定。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楼下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干净。”街。也多干净。房顶和房顶之间，纵横着条条炭白的街。

奶奶说：“你妈就从下头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住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

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快没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高楼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妈妈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

奶奶指指那座楼说：“你妈就在那儿上班。”

我猛扭回头说：“不！”

奶奶说：“不上班哪儿行呀？”

我说：“不！”

奶奶说：“哟，不上班可不行啵。”

我说：“不——！”

奶奶说：“嗯，不。”

那楼和那样的楼，在以后的一生中只要看见，便给我带来暗暗的恹惶；或者除去楼顶上有一大片整齐灿烂的夕阳的时候，或者连这样的时候也在内。

奶奶说：“瞧瞧，老鸱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世界就是从那个冬日的午睡之后开始的。或者说，我的世界就是从那个冬日的午后开始的。不过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在还没有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存在了——这不过是在有我之后我听到的一种传说。到没有了我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依旧存在下去——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

候，我被要求同意的一种猜测。

就像在那个冬日的午后世界开始了一样，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谜语又开始了。您不必管它有多么古老，一个谜语作为一个谜语必定开始于被人猜想的那一刻。银河贯过天空，在太阳曾经辉耀过的处处，倏而变为无际的暗蓝。奶奶已经很老，我已懂得了猜谜。

奶奶说：“还有一个谜语，真是难猜了。”

我说：“什么？快说。”

奶奶深深地笑一下，说：“到底是怎么个谜语，人说早就没人知道了。”

我说：“那您怎么知道难猜？”

奶奶说：“这个谜语，你一说给人家猜，就等于是把谜底也说给人家了。”

我说：“是什么？”

奶奶说：“你要是自个儿猜不着，谁也没法儿告诉你。”

我说：“您告诉我吧，啊！告诉我。”

奶奶说：“你要是猜着了呢，你就准得说，哟，可不是吗，我还没猜着呢。”

我说：“那怎么回事？”

奶奶说：“什么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儿的一个谜。”

我说：“您哄我呢，哪有这样的谜语？”

奶奶说：“有。人说那是世上最有意思的一个谜语。”

我说：“到底是什么样儿的呢，这谜语？”

奶奶说：“这也是一个谜语。”

我和奶奶便一齐望着天空，听夏夜地上的虫鸣，听风吹动树叶沙沙响，听远处婴儿的啼哭，听银河亿万年来流动……

好久好久，奶奶那飘散于天地之间的苍老目光又凝于一点，

问我：“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是什么？”我说：“眼睫毛。”

B+X

多年来我的体重恒定在 59.5 公斤，吃了饭是 60 公斤，拉过尿还是回到 59.5 公斤。我不挑食，吃油焖大虾和吃炸酱面都是吃那么多，因为我知道早晚还是要拉去那么多的。吃掉那么多然后拉掉那么多，我自己也常犯嘀咕：那么我是根据什么活着的？我有时候懒洋洋地在床上躺一整天，读书看报抽烟，或者不读书不看报什么事也不做光抽烟，其间吃两顿饭并且相应地拉两次屎，太阳落尽的时候去过秤，是 59.5 公斤。这比较好理解。但有时候我也东跑西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忙得一整天都不得闲，其间草率地吃两顿饭拉两次屎，月亮上来了去过秤，还是 59.5 公斤。就算这也不难解释。可是有几回我是一整天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沿着一条环形公路从清晨走到半夜的，结果您可能不会相信，再过秤时依旧是 59.5 公斤。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我每天早晨醒来的时间总是在 6：30，不早不晚准 6：30，从无例外。我从不上闹钟。我也没有闹钟。我完全不需要什么闹钟。如果这一夜我睡着了，谁也别指望闹钟可以让我在 6：30 以前醒。那年地震是在凌晨三点多钟，即便那样我也还是睡到了 6：30 才醒。醒来看见床上并没有我，独自庆幸了一会发现完全是扯淡，我不过是睡在地上，掸掸身上的土爬起来时看出房顶和门窗都有一点歪。如果我失眠了一直到 6：29 才睡着的话，我也保证可以在 6：30 准时醒，而且没有诸如疲劳之类不好的感觉。人们有时候以我睡还是醒来判断时光是在 6：30 以前还是以后。

因此我对这两个数字——595 和 630——抱有特殊的好感，

说不定那是我命运的密码，其中很可能隐含着一句法力无边的咒语。

譬如我决定买一件东西，譬如说买拖鞋、餐具、沙发什么的，我不大在意它们的式样和质量，我先要看看它们的标价，若有 5.95 元的、59.5 元的、595 元的，那么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下。再譬如看书，譬如说是一本很厚的书，我拿到它就先翻到第 630 页，看看那一页上究竟写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暗示。我一天抽三包香烟，但最后一支只抽一半，这样我一天实际上是抽 59.5 支。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在晚饭之后到办公室去嗑瓜子，那时候整座办公大楼里只亮着我面前的一盏灯，我清晰地听到瓜子裂开的声音和瓜子皮掉落在桌面上的声音，从傍晚嗑到深夜，嗑 595 个一歇，嗑 6 小时 30 分钟之后回家。总之我喜欢这两个数字，我相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关于我和这两个数字的说明。再譬如我听相声，如果我数到 595 或 630 它仍然不能使我笑，我就不听了。

所以有一次我走到一座楼房的门前时我恰恰数到 595，于是我对这楼房充满了幻想，便转身走了进去。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相信我必须得做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来记住这座楼房了。我在幽暗的楼道里走，闭上眼睛。我想再数 35 下也就是数到 630 时我睁开眼睛，那时要是我正好停在一个屋门前的话，我一定不再犹豫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敲门进去，也不管认不认得那屋里的主人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一谈了。630。我睁开眼睛。这儿是楼道的尽头，有三个门，右边的门上写着“女厕”，左边的门上写着“男厕”，中间的门开着上面写着“隔音间”。右边的门我不能进。左边的门我当然可以进，但我感觉还不需要进。我想中间这门是什么意思呢？我渐渐看清门内昏黑的角落里有一架电话。我早就听说有这样的无人看管的公用

电话。我站在第 630 步上一动不动想了 595 下，我于是知道该做一件什么事情了。我走进电话间，把门轻轻关上，拿起电话，慎重地拨了一个号码：595630，慎重得就像母亲给孩子洗伤口一样。这样的事我做过不止一次了。有两次对方是男的，说我有病，“我看您是不是有病啊？”说罢就把电话挂了。有两次对方是女的，便骂我是流氓，“臭流氓！”这我记得清楚，她们通过电话线可以闻到你的味儿。

“喂，您找谁？”这一回是女的。

“我就找您。”我还是这么说。

她笑起来，这是我没料到的。她说：“您太自信了，您的听力并不怎么好。我不是这儿的，我偶尔走过这儿发现电话在响没人管，这儿的人今天都休息。您找谁？”

“我就找您。”

她愣了一会又笑起来：“那么您以为我是谁？”

“我不以为您是谁，您就是您。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

电话里没有声音了。我准备听她骂完“臭流氓”就去找个地方称称体重，那时天色也就差不多了，我好到办公室嗑瓜子去。但事情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骂。

“那为什么？”她说，声音轻得像是自语。

“干嘛一定要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跟您谈谈。”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呢？”

“不不。我只是随便拨了一个号码，我不知道这个号码通到哪儿。您千万别误会，我根本不知道您是谁，我向您保证我以后也不想调查您是谁，也不想知道您在哪儿。”

她颤抖着出了一口长气，从电话里听就像是动荡起一股风暴，然后她说：“您说吧。”

“什么？”